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四六標準卷八

詳校官庶吉士臣何道沖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助教臣羅萬選

謄錄監生臣顧裕涇

欽定四庫全書

四六標準卷八

宋李劉撰

謝除授外任

代潭州鄒帥

應龍

謝丞相

守藩灘水莫奏膚公

灘音離水名在桂州灘山陰輿地廣記灘水湘水二水皆出海陽

山而分源南流為灘北流為湘漢討南粵戈船將軍出零陵下灘水即此漢書注灘水出零陵郡柳詩桂州西

南又千里灘水關石麻蘭高又崩雲下灘水陶弼詩湘灘水色秋前老獨秀嵐光霽後勻桂州即今桂林府詩

薄伐獫狁以奏膚公毛傳膚大公功也

分閭湘流又承嘉惠

謝安傳贊任總中臺效彰

分閭賈誼傳恭承嘉惠兮竢罪長沙
張九齡詩征鞍窮郢路歸棹入湘流
仍進璧奎之直經

援神契奎星屈曲相鉤似文章之畫晉天文
志東壁二星主文章天下圖書之秘府也
益華翼軫

之旁地理沿革表潭州鵝尾之次翼軫之度古三苗之
地禹貢荊州之域揚誠齋詩使星下照翼軫旁西

山南浦
回風光知勤洪造之甄陶敢廢小夫之竿牘俱見恭惟

某官乾坤間氣春秋演孔圖正氣為帝間社稷世臣見

一日萬幾殫輔贊彌縫之力尚書一日二日萬幾新唐

天者也輔贊彌縫而藏諸用使斯九州四海知親附填

撫之心王陵傳宰相者外填撫故齊人章章有侵疆之

歸前而魏地糾糾方樂郊之適

詩糾糾葛屨可以履霜糾糾稀踈之貌屨夏葛

冬皮魏俗趨利惟取其賤故糾糾然夏日所服之葛屨至冬日猶謂其可以履霜也詩序葛屨刺褊也魏地隄隘其民機巧趨利其君儉嗇褊急而無德以將之又碩鼠碩鼠無食我苗三歲貫女莫我肯勞逝將去汝適彼樂郊非用儒無敵於天下

前見何不戰可屈於人兵

法言堯舜不戰

而屈惟公克成厥終永息四夷之警

尚書惟周公克慎厥始惟君陳克和

厥中惟公克成厥終

俾予從欲以治允為萬世之功書

四夷左衽罔不咸賴

況方中二十四考之書

見前詎容

專五三六經之美

尚書周阿衡專美有商司馬相如傳五三六經載籍之傳維見可觀也

師古曰五五帝也三三王也

某久違東閣幸宅南交

俱見前

徒以奉萱

草之親

詩馬得諼草言樹之背野客叢書云今人稱母為北堂萱蓋祖毛詩云云按注諼草令人忘憂

背北堂也其意謂君子為王前驅過時不反思念之切安得諼草種于北堂以忘其憂蓋北堂幽陰之地可以

種萱初未嘗言母也不知何以遂相承為母事借謂北堂為幽陰之地則凡婦人皆可以言北堂矣何獨母哉

難於戀梅花之外

杜詩漢節梅花外春城海水邊又梅花萬里外雪片一冬深

所祈

便養徑歸縣上之田

左傳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與母偕隱晉侯求之不獲以縣上為

之田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

亦欲投閒稍養漳濱之疾

韓文投閒置散乃分之宜

漳江在漳浦縣梁山下

豈意大鈞之缺北前復容小袖之回旋

漢書

注景帝後二年諸王來朝有詔更前稱壽歌舞定王但張衷小舉手左右笑其拙上怪問之對曰臣國小地狹不足回旋潭州漢長沙國爵祿兩崇敢但襲荆潭之倡和昌黎荆潭德刑之政並勤中和並播庶無傷衡岳之扶輿王褒傳爵祿之報兩崇中和並播庶無傷衡岳之扶輿益州刺史王褒使褒為中和樂職宣布詩藝苑雌黃云後漢陳球傳太尉李咸時病乃扶輿而起退之送廖道士序云衡山之神既靈而柳之為州又當中州清淑之氣蜿蜒扶輿磅礴而鬱積王褒九懷云登芊角兮扶輿王介甫詩扶輿渡陽羨竊窺一川花又趙穆別傳汲郡修武趙君薦宰相不就太守羊伊遂扶輿激俞以充歲貢

除成都漕到任謝史丞相

伏以再命典州愧偏城之玩愒

周禮再命受服杜詩詔下選郎署傳聲典信州

又宇宙蜀城偏臧洪傳論偏城既危曹袁方穆李燾詩
絕塞邛郫外偏城越雋東愒音契說文息也又音慨貪
也左傳翫歲而愒日其與幾何六條遣使玷本道之轉輸寇恂傳以輦車驪駕轉輸
前後不絕
餘見前
不由推轂之功全出轉鈞之賜俱見前恩隆頂

踵感激肺肝竊以益部夙繫使星星詎知其隕石李卻使

者二人當到益部又有二使星向益州分野春秋僖公
十六年春隕石于宋五左傳隕石于宋五隕星也注但

言星則嫌星使石隕故重
言隕石杜詩丹砂同隕石成都舊稱陸海海鳥料其揚

塵漢書地理志號稱陸海為九州膏腴師古曰言其地
高陸而饒物如海之無所不出故云陸海杜篤傳帶

以涇渭號曰陸海注東方朔曰漢都涇渭之南此謂天
下陸海之地潘岳西征賦班述陸海珍藏張叙神臯奧

區注高平曰陸萬物出於海關中地高物產饒富是謂
陸海神仙傳麻姑謂王方平曰見東海三變為桑田矣

向到蓬萊水淺於往者略蓋自利路之荒殘宋史地理志利州路

半也東海行復揚塵乎三府興元隆慶同慶十二州利金洋閩
巴文蓬龍階西和鳳二軍大安天水尋至潼川之剽

掠地理志潼川府九縣鄭中江涪城射洪鹽亭通泉飛
烏銅山東關永泰左思賦却荆熊羆之室剽掠虎豹

之督責惟深於西道劬勞良慘於北山詩陟彼北山言

落知叫號或巧婦尸之尚難責無麪之餅
慘慘劬勞巧婦尸之尚難責無麪之餅詩誰其尸之有

詩巧婦難為無麪餅老農惰甚若為取不稼之禾尚書惰農自安

取禾三伏念某多病不才至愚極陋王褒傳無有游觀
百塵兮廣覽之知顧有至

愚拙陋之累

少年躁妄夏蟲語冰而不知莊子夏蟲不可語

中歲險艱吳牛見月以猶喘

世說滿奮畏風在晉武帝坐北窗作瑠璃屏實密似

疎奮有難色帝笑之答曰臣猶吳牛見月而喘注今之

水牛唯生江淮間故謂之吳牛也南土多暑而此牛畏

日見月疑是日所以喘風俗通吳牛望

見月則喘使之苦于日見月怖而喘焉進既乏雞犬之

效韓詩進乏退已孤鷗鷺之盟山谷詩老驥心猶在白鷗

盟未寒又此心惟與白鷗盟

天宇浮眉尚青眼逢迎之舊

韓詩天宇浮修眉濃

綠畫新就注言遠山橫如修眉也此眉指眉山東坡送

呂嘉州詩橫空好在修眉色青箱雜記范諷詩惟有南

山與君眼相逢不改舊時青阮籍傳能為青白眼見禮

俗之士以白眼對之嵇康齋酒挾琴造焉籍大悅乃見

青眼山谷詩今日相看青眼舊他年青作白頭新荆雪
軻傳太子逢迎却行為導杜詩錦里逢迎有主人

山到面驚白頭彼此之新

范石湖吳船錄云雪山三峯

在西域去此不知幾里而了然見之其峻極可知又云
雪山崔嵬刻削凡數十百峯初日照之雪色洞明如爛
銀晃耀曙光中此雪自古至今未嘗消也杜詩經心石
鏡月到面雪山風鄒陽傳白頭如新傾蓋如故劉禹錫
詩雪裏高山頭白早杜詩別來頭併白相對眼終青山
谷詩讀書頭愈白見士眼終青王立之詩話云身更萬
事已頭白相對百年終眼青看鏡白頭知我老平生青
眼為君明故人相見尚青眼新貴如今多白頭江山萬
里將頭白骨肉十年終眼青此東坡詩
也用青眼對白頭非一而工拙有差
比聞驪駕之虛
寇恂傳以輦車驪駕轉輸注驪駕併駕
也擊車人絕行也韻會駕三馬為驪
大有鶚書之薦

見蜀人題柱頗榮弩矢之前驅華陽國志成都十里有昇仙橋送客觀司馬相

如初入長安題其門曰不乘赤馬駟車不過汝下成都記司馬相如初西去過昇仙橋題柱曰不乘高車駟馬

不過此橋果以車馬至其處杜詩壯節初題柱司馬相如傳相如至蜀太守以下郊迎縣令負弩矢先驅蜀人

以為吳客思尊恐負樵蘇之後爨晉書文苑傳張翰字季鷹吳郡人齊王冏

辟為東曹掾因見秋風起乃思吳中菰菜蓴羹鱸魚膾曰人生貴得適志何能羈官數千里以要名爵乎遂命

駕而歸著首丘賦俄而問駭采葑於下體詩采葑采菲敗人皆謂之見機餘見前

葑音豐蕪青也郭璞云今菰菜也上下皆可食而其根有美時有惡時采之者不可以根惡時并棄其葉孰

蟠木之先容見前人則擇官官則擇人上思異甚蜀志許靖傳審

量五材為官擇人苟得其人雖仇必舉苟非其人雖親不授晉愍帝紀贊選者為人擇官官者為身擇利郭默傳時當為官擇才若人臣自擇官安得不亂乎南史何尚之傳官當圖人人安得圖官樂城集若謂侍郎久次當遷尚書臣不知尚書久次遂當遷執政乎此則為人擇官而非為官擇人也 用者不才才

者不用外議謂何

陸贄傳任者不必才者不必任

此蓋伏遇某官柱

石九筵

見前

權衡六幕

漢書禮樂志專精厲意逝九闕紛云六幕浮大海師古曰六幕猶言

六合也

熙帝載使宅百揆燮和歷二紀之間

尚書有能奮庸熙帝之載

使宅百揆又率循大卜燮和天下

立太傅茲惟三公辭遜閱十年之久

見前 蓋欲復文武之竟

竟今文作境詩序宣王能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竟土然

後受周畢之封帝王出萬全率由先正舊典之式龜錯傳帝

王之道出於萬全兩軍相為表裏各用其長技衡加之

以衆此萬全之策也尚書乃惟由先正舊典時式民之

治亂春秋大一統迄還寧人有指之疆董仲舒傳春秋大一統者天地

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尚書率寧人有指疆土孔傳循文王所有指意以安疆土率土莫非王

臣皇天既付中國尚書皇天既付中國始由孤棘周禮

朝士掌建邦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羣士在

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羣吏在其後注樹棘以

為位者取其赤心而外刺者據三詢三刺而言出正顙槐

又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長衆庶在其後注槐之言懷也

懷來人於此欲與之謀疏此亦據三詢而言也李尋傳

顯面
正朝
窺於我如浮雲之心豈貪富貴有迨天未陰雨之

責尚克綢繆眷言黑水之惟梁

尚書華陽黑水惟梁州宋程大昌禹貢論云梁

雍二州皆指黑水為境而歷代地書迄無的指今得二書以為之證漢志葉榆貪僕自滇雋故地南行接會勞水終入南海會其源派近三千里又滇池有黑水祠在焉可證一也唐咸通中樊緯宣慰安南親行西南諸夷而著為蠻書以載其所見山川曰蠻水之南流入于南海者凡四區江西珥河麗水彌諾江皆羅絡西南諸夷而南入大海其間有麗水者古黑水也三危山實臨峙其上可證二也正寔青天之轉粟

杜詩轉粟上青天

飛芻既急

主父偃傳飛芻輓粟注運載芻粟令其疾至故曰飛刻者尤

艱者即會子之屬文獻通攷云糴米以楮鹽本以楮百官之俸給以楮軍士之支犒以楮州縣支吾無一而

非楮銅錢以罕見為寶物價翔騰楮價損折民生憔悴
戰士常有不飽之憂州縣小吏無以養廉為歎皆楮之
弊也列子宋人有為其君以玉為楮葉者三年而成鋒
殺莖柯毫芒繁澤亂之楮葉之中而不可別也列子聞
之曰使天地之生物三年而成一知其熟魚鳧之游揚
葉則物之有葉者寡矣此借用

雄

蜀本紀蜀始王曰蠶叢
次曰伯雍次曰魚鳧

念其無虺蜉之援前特加識察

俾效馳驅某敢不思廣咨諏力圖任負三十鍾致一石

無敢辭難

主父偃傳使天下飛芻輓粟起于黃腫琅邪
負海之郡轉輸北河率三十鍾而致一石師

古曰六斛四斗為鍾計其道路所
費凡用百九十二斛乃得一石至百畝分食九人亦當

加念惟知龜勉

龜音閔爾雅勉也詩
龜勉同心詳見前

皇恤驚庸流馬木

牛儻可息民而休士泰龜籠鶴終希置散以投間俱見前

除成都漕謝政府

連四千石之任茂聞蜀郡之歌吾丘壽王傳連十餘城之守任四千石之重師

古曰郡守都尉皆二千石以壽王為都尉不置太守兼總二任故云四千石也廉范傳范遷蜀郡太守成都民物豐盛邑宇逼側舊制禁民夜作而更相隱蔽燒者日屬范乃削毀先令但嚴使儲水而已百姓為便乃歌之

曰廉叔度來何暮不禁火餽十萬竈之屯仍玷益州之

分東坡詩令嚴鐘鼓三更月野宿貔貅萬竈烟由支郡驅馳於本路見前恐短

材蹇躓於長塗蹇蒲結切音與別同蹇音屑蹇蹇旋行貌一曰行不正莊子蹇躓為仁蹠跂為

義注用力貌亦作徹循史記相如傳先易
編姚徹循漢書相如傳作便姍嬖屑令先甲以惟行

甲三日王弼注甲者創制之令也創制不可責之以舊
故先之三日後之三日正義云甲為十日之首故創造

之令謂之為甲漢謂令之重者為命重申而莫避
甲令即此意也尚書令出惟行易重

申竊以雲門陸澤夙稱要害之膏腴左思蜀都賦指渠
池而為陸澤雖畢星之滂沱尚未齊其膏液雲門言自

渠口而灌田故指渠口為雲門猶雲來則雨至也漚池
蓄水池也言自此而灑田為陸地之膏澤

雖月離于畢而雨滂沱不若膏澤之齊也石棧天梯素

忌吮磨之牙血蜀道難地崩山摧壯士死然後天梯石
棧相鉤連又朝避猛虎夕避長蛇磨牙

吮血殺人如麻六步七伐周不愆於庸蜀尚書及庸蜀羌髳微
盧彭濮人今日之事

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子勗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勗哉夫子孔傳就敵不過六步

七步擊刺少則四五多十鍾一石漢實敞於西南漢食則六七庸在江漢之南貨志

時又通西南夷道作者數萬人千里負擔餽餼率十餘鍾致一石師古曰言其勞費用功重兵不寓

農新唐書兵志古者兵法起於井田自周衰王制壞而不復至唐立府兵始一寓之于農其居處教養畜材

待事動作休息皆有節目雖不能盡合古法蓋得其大意焉今益異古三逢單闕之

歲太歲在卯曰單闕許慎注曰單盡闕止也言陽氣推萬物而起陰氣盡止也一無強禦之

人詩不侮鰥寡不畏彊禦疏萬夫莫開之劔關踈踈奔

走李白蜀道難劔關崢嶸而崔嵬一夫當關萬夫莫開杜詩焉能心快快祇是走踈踈或作趨說文行速

趙也張衡西京賦大雀跋跋

五百餘里之石穴綽綽去來

漢溝洫志作褒斜道

五百餘里道果便近而水多湍石不可漕魏志注孫資別傳曰諸葛武侯在南鄭議者欲就討之帝以問資資曰昔武皇帝征南鄭取張魯陽平之役危而後濟又自往拔出夏侯淵軍數言南鄭直為天獄中斜谷道為五

百里石穴耳言其深險喜出淵軍之辭也

戰不因糧

孫子故善用兵者用兵于國因糧於敵陳湯傳

不煩一夫之役不開府庫敗必仇餉剗心醫眼忍能閉之藏因敵之糧以贍軍用

眼而不醫

聶夷中詩醫得眼前瘡剗去心頭肉

推髓剗膚安有曼膚之可

剗

易剗牀以膚韓文剗膚推髓公私掃地赤立楚辭平脅曼膚何以肥之注肥澤之貌

此際把天

隅之繡

杜詩春日垂山鬢天隅把繡衣

何術流地上之錢

新唐書劉晏傳晏能權萬

貨重輕使天下無甚貴賤而物常平自
言如見錢流地上每朝謁馬上以鞭算
伏念某不才之

人無用於世教曹之祝螟之效

法言螟蠹之子殪而逢
螺贏祝之曰類我類我

久則省之矣韓
詩入學誨螟蛉

監州無展驥之能

前見

三暑熨侯分終身

之不齒

禮記屏之遠方西方曰棘東方曰寄終身不齒
注棘當熨熨之言偏使之偏寄于夷狄說文熨

挺為蠻夷從人棘聲司馬相如傳略通夜即熨中齒猶
錄也古者謂年齡齒亦齡也以年相次是錄其長幼故

云齒猶
錄也

一寒瓦屋甘俛首以為眉

瓦屋山在榮經縣東
一百二十里形如瓦

屋上有念佛烏婆羅花其岩朝見辟支午見普賢夜有
神燈號辟支道場或問禪惠大師瓦屋何以木皮蓋師
曰錦府豈從機上織劒門寧自匣中開范石湖吳船錄
云瓦屋山在雅州少南則大瓦屋形狀宛然瓦屋一間

也小瓦屋亦有先相謂之辟支佛現過
秦論俛首係頸委命下吏眉謂眉州

未能銷愁歎之

聲更冀玷禮樂之遺

並見前

依蓮而汎綠水況當傍籌邊

之樓

籌邊樓在成都府治西李德裕傳文宗太和中德裕自兵部侍郎為劍南西川節度成都及南失姚

協西七維松由清溪下洙水而左盡為蠻有乃建籌邊樓按南道山川險要與蠻相入者圖之左西道與吐蕃接者圖之右其部落衆寡饋餉遠邇曲折咸具乃召習邊事者與之指畫商訂凡虜之情偽盡知之於是二邊侵懼南詔請還所俘略四千人吐蕃維州將悉怛謀以城降餘見前

轉粟而上青天又可

訪支機之石

支機石在今成都府城東嚴真觀張華博物志載有人居海上乘槎到天河得一支

機石歸以問嚴君平今蜀人相傳即此石也宋之問詩更將織女支機石還訪成都賣卜人

然造幣

則刻楮難於刻玉

見上條

而調夫則鑄人重於鑄金

法言或問

世言鑄金可鑄與曰吾聞

觀君子者問鑄人不聞鑄金刈葵已覺其傷根

杜詩淘米少汲

水汲多井水渾刈葵緩步又難於拯溺跋胡囊尾

詩狼跋其

胡載囊其尾胡頷下懸肉也載則囊踰也

老狼有胡進而躡其胡則退而踰其尾

歲目鉢心

衛切音與愧同利傷也老子廉而不劌鉢時橘切又音沫長針也說文綦鍼也韓文劌目鉢心刃迎縷解

於一來

左傳楚子伐鄭鄭人將禦之子產曰晉楚將平諸侯將和楚王是故昧於一來昧猶貪冒也

瞠若四顧

瞠抽庚切音與瑄同直視也莊子

恭惟某官

基命兩社棟國九筵

並見前

太微三光風霆閔流形之用

漢書天文志南宮朱鳥權衡太微三光之廷孟康白
軒轅為權太微為衡也禮記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
流形萬鴻鈞一氣雨露無甘苦之分杜詩雨露之所已
物露生濡甘苦可結實

欲立而立人道先覺以覺後謂江漢朝宗於海必導岷

而導嶓

尚書荆及衡陽惟荊州江漢朝宗于海又岷山導江東別為沱又嶓冢導漾東流為漢

當

荆益跨有之時欲保吳則保蜀

諸葛武侯傳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

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若跨有荆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

重載必歸於牛負

兒寬傳大家牛車小家擔負

畏塗何止

於鳥飛

莊子畏塗者日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管子以任重行畏塗至遠期為君子為能矣鳥飛恐

當作鳶飛馬援傳仰視飛鳶跼跼墮水中

雲深憐滴博之邊

杜詩已收滴博雲中戍詳別見

水解思先零之漕

趙充國傳充國擊先零上也田奏請分七要害處水解漕下繕鄉亭浚溝

渠治湟隄云云宋人所謂冰漕皆本諸此

乾矣曠矣遇人之艱難矣

詩中谷有推曠

其乾矣有女仳離既其歎矣既其歎矣遇人之艱難矣曠音漢傳菸也菸綏也正義云燥也由菸死而至于乾

燥故以曠為菸也谷是水之所注雅處其中而乾故至以陸草傷水為喻輔之翼之又從而

振德之某敢不盡力鞠躬

出師表鞠躬盡力死而後已

愛人節用安

危之意注將相使臣弗敢與聞

陸賈傳天下安注意將相和天下危注意將相和

則士豫附左傳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弗敢與聞

錢穀之問至廟堂君子惟

能通志

韓文幸今天下無事小大之官各守其職錢穀甲兵之問不至于廟堂論道經邦之暇捨此宜

無大者焉王陵傳問天下錢穀一歲出入幾何易同人唯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繫辭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

除成都漕謝侍從

無中和之歌轉上聞於太學

王褒傳益州刺史王褒欲宣風化於衆庶聞褒有俊

材請與相見使褒作中和樂職宣布詩選好事者令依鹿鳴之聲習而歌之時祀卿侯何武為僮子選在歌中

久之武等學長安歌太學下轉而上聞

有禮樂之雅獲下拜於少城

舊唐書地

理志蜀王本都廣都之樊鄉張儀平蜀後自赤里街移治于少城今州城是也郡志成都太城即府子城秦張

儀所築謂之太城初儀屢築屢頽忽有大龜出于江儀以問巫巫曰隨龜築之成果就又稱龜城少城在子城西惟西南北之三壁東即太城之西塘張儀既築太城後一年又築少城容齋筆錄云晉益州刺史治太城成都太守治少城左太冲蜀都賦亞以少城接乎其西注少城小城也杜詩秋盡東行且未迴茅齋寄在少城隈又憶昨離少城而今異楚蜀又東望少城花滿烟

出幕之孤鴻

杜詩十年出幕府北史盧思道周時為武陽太守位下不得志為孤鴻賦以寄情

十年

萬里題橋之馬

萬里橋在成都中和門外寰宇記諸葛武侯送費禕聘吳至此曰萬里之

行始于此矣又唐史載玄宗狩蜀過此問橋名左右對以萬里玄宗歎曰開元末僧一行謂更二十年國有難朕當遠遊至萬里之外此是也遂駐蹕成超遷寵甚稱都杜詩萬里橋西宅百花潭北莊餘見前

塞闕然靖循表選之由

循吏傳公卿缺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

定出裏言

之賜

前見竊以收蜀而給轉漕史稱蕭何之功

蕭何傳何以丞相留

收巴蜀計戶轉漕給軍鄂千秋曰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此萬世功也

諭巴以擅運輸文

見相如之檄

司馬相如諭巴蜀檄聞其發兵興制驚懼子弟憂患長老郡又擅為轉粟運輸皆非

陛下

之意非天府前腴而後瘠

見上

殆雪山昔重而今輕

杜詩

諸葛蜀人愛文翁儒化成公來雪山重公去雪山輕

萬甕萬牛窘韋臯之去鎮

昌黎

元和聖德詩疆外之險莫過蜀土韋臯去鎮劉闢守後萬牛甕足萬甕行酒有惟其兇有餌其誘

一琴

一鶴欠清獻之乘輅

見前

況從漢棧之囂闐

張良傳良因說漢王燒絕

棧道師古曰棧道閣道也囂說文聲也氣出頭上从品
从頁頁首也鄭氏曰象聲之形聲形不可象故象其氣
從口出左傳湫隘囂塵注聲也詩選

不見秦兵之耐戰

史記張儀曰秦帶甲百餘萬車千乘騎萬疋虎賁之士
跼蹐科頭貫頤奮戟者至不可勝計山東之士披甲蒙
胄以會戰秦人捐甲徒褐以趨敵左挈人頭右挾生虜
夫秦卒與山東之卒猶孟賁之與怯夫烏獲之與嬰兒
垂千鈞于鳥卵必無幸矣益州疲敝民不聊生

出師表天下三分益州疲敝

劍閣

崢嶸君誰與守

蜀道難劍門崢嶸而崔嵬

飛鳥桃蟲當徵於後思

詩

其懲而毖後患莫予其蜂自求辛螫肇允彼桃蟲拚飛
維鳥未堪家多難注肇始允信也桃蟲鷦也鳥之始小
終大者爾雅云桃蟲鷦其雌名鷦陸機疏云今鷦鷯是
也微小于黃雀其雛化而為鷦故俗語鷦鷯生鷦言始

小終大者始為桃蟲長大而為木牛流馬詎宜付之庸鷓鳥以喻小惡不誅成為大惡

人如某者志本熊熊山海經其光熊熊其氣鬼鬼注皆光氣炎盛相焜耀之貌史記索隱

廉頗傳贊清飆凜凜壯氣熊熊庾信趙國公集序熊熊旦上增城抱日月之光燄燄宵飛南斗觸蛟龍之氣

才終鹿鹿見前滿頭素髮意已蕭條潘岳賦斑鬢彪以承弁兮素髮颯以垂領

杜詩素髮乾垂領又飄蕭將素髮又不堪人事日蕭條眯目黃塵法當憔悴山谷詩法

當憔悴百寮底進豨苓於館下以冗見治言為國錄希驥足於治中

無才可展法言晞驥之馬亦驥之乘也注晞慕也言為武岡通判火燄生於兩角

諸集拾遺李旼為國子直講求郡晨登講席諸生見旼中上兩燄火起是日得榮州月影轉於半

輪

李詩峨眉山月半輪
秋影入平羌江水流

雖存擁於雙旌悄無聞於五袴

悄七小切
增韻靜也

適承驪駕之缺

前見
驟蒙龍節之頒
周禮地官
掌節凡邦

國之使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
澤國用龍節皆金也以英蕩輔之

求者不予而予者

不待求此恩厚甚食以足兵而兵不足以食茲事奈何

冒哀籲而弗回

尚書以
哀籲天

恐顛隳之難免

尚書我
乃顛隳

茲蓋伏

遇某官國之元氣學者泰山

並見

惓惓先天下之憂

文

正公岳陽樓記先天下之
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

卓卓得聖人之任

韓詩高意
還卓卓

論思獻納精神折千里之衝

文選朝夕論思日
月獻納餘見前

諏度詢

謀採訪遘十道之選

詩周爰咨諏周爰咨謀周爰咨度周爰咨詢舊唐書地理志貞觀元

年因山河形便分天下為十道一曰關內道二曰河南道三曰河東道四曰河北道五曰山南道六曰隴右道七曰淮南道八曰江南道九曰劍南道十曰嶺南道開元二十一年分天下為五十道每道置採訪使檢察非法如漢刺

萬里東溟之隔導江漢以朝宗

王維詩大河注東溟尚書

江漢朝宗于海

十年北風之涼閔岷峨之悽愴

詩北風其涼雨雪其雱王褒傳

襲貂狐之煥者不憂至寒之悽愴杜詩岷峨氣悽愴

行行且止避御史難歷井以

捫參

桓典傳拜侍御史常乘驄馬京師畏憚為之語曰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餘見前

皇皇者

華遣使臣且翕箕而挹斗

詩序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詩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

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維南有箕載翕其舌維北有斗
西柄之揭正義曰箕星不可簸揚者徒翕置其舌而已
斗星不可挹斟者亦徒西其柄之揭然耳亦猶王之官司
虛列而無所用也

某敢不問民疾

苦察吏否臧寧損食以節衣無剝廬而豐屋

易小人剝廬又豐其

屋節其家象曰豐其屋天際翔也損節剝豐四卦名

戍蓬婆之雪謹操蘇武之節

旌

杜詩已收滴博雲中戍欲奪蓬婆雪外城蓬婆吐蕃城名在雪山之外蘇武傳杖漢節牧羊卧起操持節

旌

盡落陶侃傳王導入石頭城令

取故節侃笑曰蘇武節似不如是

騫之機石

詩跂彼織女終日七襄注跂隅貌織女三星跂然如隅三星鼎足而成三角望之跂然故

云隅貌襄反也終一日歷七辰至夜而反徒見其如是何曾織乎餘見前

除成都漕謝檢正都司

宋宰屬有檢正有左右司左右司即隋尚書都司國

史補二十四司呼左右司為都公

分江鄉之符偶綴益州之分

王灣詩飛棹歷江鄉李詩流浪憶江鄉李邵傳有二

使星向益州分野

出澤國之節就令周道之馳

周禮澤國有龍節詩周道倭遲

輕孤熟路之車

韓文若馬駕輕車就熟路言先守榮眉二州就除成都漕也

大乏生

財之道循牆莫避

家語三命而俯循牆而走

叱馭知慙

見前

竊以中和

布宣金馬亦煩於遣使

王褒傳方士言益州有金馬碧難之寶可祭祀致也宣帝使褒

往祀馬餘見前

疲敝危急木牛尚困於餽師

出師表益州疲敝此誠危急存亡之

秋也蓋窖十餘鍾一石之輸見前頗仰三百萬斛穀之糴趙

國傳吾謂耿中丞糴二百萬斛穀食貨志昭帝五鳳中大司農耿壽昌奏言故事歲漕關東穀四百萬斛以給

京師用卒六萬人宜糴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太原郡穀足供京師可以省關東漕卒過半比既失丘

山之暴暴

暴音僕荀子上得天時下得地利中得人和財貨渾渾如泉源汭汭如河海暴暴如丘山

注暴暴卒起之貌言物多委積高大如丘山也

乃專責原隰之皇皇

見前琴鶴清

規或又似劈琴而煮鶴

李商隱雜纂殺風景八事內有燒琴煮鶴東坡詩明朝只恐無

烹鶴注小說不好事者鑿琴煮鶴其詩曰自從烹鶴燒琴後獨坐青山背月明東坡帖衛懿公好鶴以亡其國

房次律好琴得罪至死乃知燒煮之士亦自有理

繭絲拙計今不待成繭而取

絲委之鴛庸何以黽勉伏念某秉心抗直涉世迂踈綿

力薄材位合居於人下

並見前

虛悲空警憂乃犯於衆先

韓詩離離挂空悲感感抱虛警

甘以狂愚老於廢棄慨一寒之去國驚

十暑之浮家

新唐書張志和傳顏真卿為湖州刺史志和來謁真卿以舟敝漏請更之志和曰願

為浮家泛宅往來雲苔間

晨入太學而招諸生投閒乃分

見前夜發清

溪而向三峽假守非才

李詩夜發清溪向三峽思君不見下渝州

方弄月於

峨眉

李詩一振高名滿帝都歸時還弄峨眉月

遽觀風於海眼

杜工部石笋行君不見益

州城西門陌上石笋雙高蹲古來相傳是海眼苔蘚食盡波清痕杜光庭石笋記云舊傳石笋之名有六曰石

笋曰蜀妃闕曰沉西石曰魚鳧仙壇曰西海之眼曰五
丁石門又成都記云距石笋二三尺每夏月大雨往往
陷作土穴泓水湛然凡三五日忽然不見故有海眼之
說唐段柯古續酉陽雜俎蜀石笋街夏中大雨往往得
雜色小珠俗謂地當海眼莫知其故蜀僧惠疑曰前史
說蜀少城飾以金璧珠翠桓溫惡其太多侈焚之合在此

誦詩授政敢曰使四方而不能咨諏為謀是當拜五善

以求獲

見前

此蓋伏惟

檢正

司存雨露身逼雲霄

檢詳

彌

綸省闈弼亮廟廊

編修

司存雨露感會風雲

後漢書二十八將傳

論中興二十八將世以為上應二十八宿未之詳也然
咸能感會風雲奮其知勇稱為佐命亦各志能之士也
杜詩風雲感會起屠釣韓詩
○詳定
風雲一朝會變化在一身
燮和帝載翊贊天

樞鬼谷子人君亦有天樞生養成藏亦復不別

○左右

身為國史

杜氏左傳序身為國

史躬覽載籍必廣記而備言之

君舉必書

左傳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

推轂多有

味之言

見前

蒙霧獲不知之潤

東坡集餘膏所燭常分無盡之尤蒙霧而行皆獲不

知之潤

謂吳蜀相為唇齒當廣容

取陸機傳或曰吳蜀唇齒之國也夫蜀滅吳

亡理則然矣夫蜀蓋藩援之與國而非吳之存亡也

得信布以任爪牙亦資餽餉

漢書序傳爪牙信布腹心良平

有可福虛危之次

東坡詩斯人乃福星遣出虛危間

諒

多憚參井之捫

見前

病駒弗稱於文羈

柳河東起廢答病額駒大而不羸可

秣飾焉於是衆牽駒上燥土大廡下莖以雕胡秣以香其錯貝鱗纒鑿金文羈絡以和鈴纓以朱綈

老馬

或諳於故路

韓非子齊桓公伐孤竹春往冬還返迷失道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馬而

隨之遂得道焉杜詩古來存老馬不必取長途

藐然外服

尚書越在外服

假以裏言

見前

乘白露以采葭

詩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謂伊人在水之涘邈邈從之道阻且右邈邈從之宛

在水中沚注采采猶萋萋盛也蒹葭之草采采然雖盛未堪家用必待白露凝戾為霜然後堅實中用以興秦國之民雖衆而未順德教必待周禮以教然後能從上命國乃得興此采葭借用

俾青天之轉

粟

見前

某敢不愛人節用盡力鞠躬勉千里之羸糧

韓信傳千

里餽糧士有饑色

廿三年之刻楮然公車實無希於暮召

俱見前

但錦城能不願於早還

蜀道難朝避猛虎夕避長蛇磨牙吮血殺人如麻錦城雖云樂

不如早還家

四牡遙歸而苞栩載飛且謹戍西山之雪

詩翩翩者

離載飛載下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遑將父離鵲鵲也鳥之戀謹者人皆愛之可以不勞猶則飛而下止于栩木喻人雖無事豈可獲安乎感勵之杜

詩西山白雪三城戍南浦清江萬里橋

萬象皆春而孤

杜詩萬象皆春氣孤槎自客星列

除成都漕謝李制置

真

守江鄉之符正慙玩惕出澤國之節濫備將輸

俱見前

亟

控需章

需章章之有需頭者詳見前

冀回渙汗

劉向傳易曰渙汗其大號言號令如汗汗

出而不反者也今出善令未能
踰時而反是反汗也需渙卦名
茲奉大元帥之承制紹

傳承制以韓馥必欲小行人之疾驅
為奮威將軍周禮秋官司寇大

小行人下大夫四人小行人掌邦
國賓客之禮籍以待四方之使者
冒昧滌紅李賀詩金

屈盤滌紅謂滌印也新唐書百官志
節度使視事三日洗印視其刑缺
凌兢布白甘泉賦

而入凌兢師古曰凌
兢者寒涼戰栗之處
伏念某百無操挾獨有迂疎學無

所成空敝精神於蹇淺莊子小夫之智不離苞苴竿牘

得者仕未能信僅存肝膽之輪囷韓詩窮途致感
激肝膽還輪囷立館

下招諸生一鳴輒斥新唐書姦臣傳李林甫居相位十
九年蔽欺天子耳目諫臣皆持祿

養資補闕杜璉再上書言政事斥為下邳令因以語動其餘曰君等獨不見立仗馬乎終日無聲而飲三品芻

豆一鳴則黜

坐堂上稱太守再鼓已衰

東坡後杞菊賦吁嗟先生誰使

汝坐堂上稱太守前賓客之造請後掾屬之趨走言歷守榮眉

獨感吾選韓厥之知語

趙宣子言韓獻子于靈公以為司馬河曲之役趙孟使人以其乘車干行獻子執而戮之宣子召而禮之皆告

諸大夫曰二三子可以賀我矣吾舉厥也而中吾乃今知免于罪矣詳見後

皇顧孰殺子產

之怨

前見止須書考力乞投閒

韓文投閒置散

敢圖清朝

李詩更奏遠清

朝驟昇漕事惟成都夙稱陸海海已近於揚塵而益部

舊號使星星今同於隕石

俱見前除成都漕到任謝史丞相條

熬波無潤

南史張融傳作海賦文辭詭激以示顧顗之顗之曰卿此賦實超玄虛但恨不道鹽耳融即求筆注曰漉沙搗白熬波出素積雪中春飛霜暑路尚書潤下作鹹刻楮難成前見百畝食九人寧

忍奪金於白晝

列子齊人有欲金者清旦衣冠而之市適鬻金者之所因攫其金而去吏捕得

之問曰人皆在焉子攫人之金何曰取金之時不見人徒見金賈誼傳白晝大都之中剽吏而奪之金師古曰剽劫也十鍾致一石尤難轉粟於青天此豈鴛庸所能鼯

勉

俱見

聞將軍之令不聞天子之詔敢不膝行周亞夫傳軍中

聞將軍之令不聞天子之詔項籍傳羽急觀察於賦與見諸侯將入轅門膝行而前莫敢仰視

急刺史於民尚期指教

昌黎送許鄆州序為刺史者恒私於其民不以實應乎府為觀

察使者恒急於其賦不以情信乎州誠使刺史不私於其民觀察使不急於其賦如是而政不均令不行者未之有也
恭惟某官識弘且毅氣直以方學廣而聞多事臣論學

廣而聞多不求聞於人也才全而能鉅荆潭唱和詩序鏗鏘發金石幽眇動鬼神信所謂材全而

能鉅者也能光猗蘭之葉世載其英杜詩仙李盤根大猗蘭奕葉光蜀都賦江漢炳靈世

英載其勁前茅之權帝嘉乃績尚書子懋乃德嘉乃丕績餘見前受任危

難之際出師表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折衝談笑之間邊境膽

寒士民心服薦吳起薦西門豹悉送吹噓劉向說苑田子方謂翟黃

曰何子賜車舉之厚也翟黃對曰昔者西河無守臣進吳起而西河之外寧鄴無令臣進西門豹而魏無趙患

酸棗無令臣進北門可而魏無齊憂魏欲攻中山臣進樂羊而中山拔魏無使治之臣進李克而魏國大治是以進此五大夫者出師爵祿倍以故至於此表侍咨向寵洛郭攸之尤加摸索

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愚以
為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將軍向寵性行淑均

曉暢軍事愚以為營中
之事悉以咨之餘見前
有如躔躔躔躔結切說文踈也
一曰跂也躔私列切

旋行貌。一曰行不正。莊子：躓蹠為仁。蹠蹠，為義。注：用力貌。亦俾馳驅某，敢不恪奉六

條圖拜五善

俱見前

維駒維騏維馬維駱肯自怠於鞭笞

詩我馬維駒六轡如濡又我馬維騏我馬維駘我馬維駟說文馬二歲曰駒詩注六尺以上馬五尺以上駒說文騏馬青驪文如博棊也爾雅陰白雜毛駟注陰淺黑今之泥驄白馬黑鬣駘注夏后氏駘馬黑鬣互見前陸

賈傳漢王起巴蜀鞭笞天下

我任我輦我車我牛願少寬於轡策

詩我

任我輦我車我牛我行既集蓋云歸哉注轉餉之役有負任者有輓輦者有將車者有牽傍牛者虞詡傳願寬假轡策勿令有所拘闕而已其為頌溪罔既敷宣

謝黃制副賀除成都漕

某受容察於偏城正虞謫滿

韓文受容受察不復進謝餘見前

昇將輸

於一道安得誤除知必出於流言

荀子流言止于智者

迺遽蒙於

泚記

泚音往揚雄傳因江潭以泚記今注泚往也記書記也謂弔文也言因江水之邊而投書記以往弔

也蠅雖貪夫附驥

隗囂傳蒼蠅之飛不過數步即託驥尾得以絕羣廣絕交論附驥驥之旌

端軌歸鴻
于碣石

犬不足以續貂

趙王倫傳倫僭即帝位諸黨皆登卿將並列大封其餘同

謀者咸超階越次不可勝紀至於奴卒廝役亦加以爵位每朝會貂蟬盈坐時人謂之諺曰貂不足狗尾續

使萬一如傳聞當再三而退避區區之懇

左傳是區區者而不予界

又宋國區區而有詛有祝楚元王傳豈為區區之禮哉師古曰區區謂小也食貨志桓公用區區之齊陸賈傳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為敵國竇田灌韓傳贊藉福區區其間崔駰傳思效其區區欄衡傳宣操區區之患又臣等區區敢不以聞古詩一心抱續續以陳

陳後山詩

區區杜詩浮名尋已已
續續題詩不耐聞

比羞蘋蘩甚愧施輕而報重

羞說文進獻也左傳蘋蘩蒹藻

之菜可羞
于王公

茲奉竿牘不覺情過而禮踰

韓文苟來者吾斯進之而已矣

烏待其禮踰而情過乎

百感稠重尺牋勃窣

司馬相如傳嬖嫗勃窣師古曰謂行于叢

薄之間

亟其申稟仰乞丙原

丙明也說文萬物成炳然漢志明協于丙○此啓自比羞

蘋蘩以下似有舛錯

謝順慶李知府賀除成都漕

順慶府古巴子國秦屬巴郡漢為充國安

漢等縣地晉屬巴西郡劉宋析置宕渠郡唐天寶初改南充郡大厯中改充州宋初以州隸梓州路

寶厯間陞順慶府

某蕭然塵土殊乏郡庸聞之道途謂有使命

左傳祝佗私於莢弘

曰聞諸道路不知信否南史何敬容傳草萊之人聞諸道路

知流言之難信省孤迹

之不堪正使誤除亦當請免敢圖采聽便辱品題某有

敢簸揚實無被受不稼蔑取禾之理

見前

負乘惟致寇之

憂

繫辭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

先布尺牋少攄寸悃

攄抽居切博雅舒也

嗣規申控敢幸丙原

代羅制機

譙

改除太守謝史丞相

自黎州改衡州地理沿革表

黎州秦漢屬蜀郡東晉李特據蜀置漢源郡後周開越雋置黎州唐天寶曰洪源郡蜀劍南道宋復黎州屬成都府路衡州秦屬長沙郡漢屬長沙國東漢屬長沙零陵二郡吳置湘東郡劉宋為湘東國梁置衡州隋為衡山郡唐天寶為衡陽郡宋復衡州屬荆湖南路

假守漢源宵控陳情之請

注見題下

改麾晉嶺實諧便養之

謀郡志晉嶺山在今衡州府桂陽州南寬庭闈萬里之

懷杜詩我已無家尋弟妹君今何處訪庭闈錢起詩借問還珠盈合浦何如鯉也入庭闈王介甫詩刻章琢

句獻天子鈞取薄祿惟庭闈

出坏冶一陶之力

見前

福如天而徵受

左傳

如天之福又君患徵福於

感無地以寄言

嵇康琴賦吟詠之不足則

又風流無地寄言章帝紀注無可寄言故云無狀伏

念某學殖蕪疎賦材蹇淺

莊子傲精神于蹇淺

詩書門戶所求無

忝於父兄

晉書孫盛傳若此史遂行自是關君門戶事南史陸慧曉傳顧琛一公兩掾英英門戶王

負傳百年門戶宜思後計王曇首傳武帝問王弘曰卿弟何如卿答曰若但如下官門戶何寄王訓傳僧正惠超見而奇之曰四郎舉動和韻是興門戶者唐任瓌傳瓌早孤叔父忠每曰吾子雖多庸保耳所以寄門戶者瓌也新唐書奸臣傳許敬宗除著作郎喜謂所親曰仕宦不為著作無以成門戶詳見前塵土簪裳

其實徒勞於州縣

梁竦傳州縣之職徒勞人耳

倚閩山而製邑

閩山一名

烏石山在今福州府城西南隅與九仙山對峙蔡襄詩低回傾北斗突兀起東閩

攀蜀道以籌

邊

成都府有籌邊樓詳見前

過灩澦百牢之關甚安蓮幕

灩澦堆百牢關皆在

今夔州府十道志梁州有百牢關一統志魏辛毗云夔州百牢關兵馬不可越杜詩夔州險過百牢關李義山詩莫嘆萬重山君還我未還武關猶在望何況百牢關

叱邛崃九折之坂忽冒竹

符邛崃山在今榮經縣東四十里本名邛笮故邛人笮人界也九折坂在邛崃山路阻峻回曲九折乃至山

上惟此沉黎漢書西南夷傳徙笮都最大師古曰笮都後為沉黎郡武帝紀定西南夷以為武都

牂柯越雋沉黎文山郡臣瓚曰沉黎治笮都去長安三千三百三十五里領縣二十一界在雪嶺

杜詩雪嶺界天白李燾詩絕塞邛崃外偏城越雋東山舍初夏雪林偃夕陽風綏懷六詔安有

奇功新唐書南蠻列傳南詔或曰鶴拓曰龍尾曰苴咩曰陽劍本哀牢夷後烏蠻別種也夷語王為詔其

先渠帥有六自號六詔曰蒙雋詔越折詔浪穹詔遼睽詔施浪詔蒙舍詔兵埒不能相君蜀諸葛武侯討平之

元李京雲南志略詔漢語國君也蒙氏居蒙舍川號蒙舍詔施望久據石和城號施浪詔豐咩據鄧睽川號鄧

睽詔豐時據浪穹號浪穹詔波衝據越折川號越折詔輔原羅據越雋號蒙雋詔是為六詔

在苴咩

年僅無之事起家至二千石萬有餘榮

揚雄傳諸附離之者或起家至

二千石

倚門有九十親一則以懼敢謂洪鈞之轉復容畫

戟之森

俱見前

許邛笮之還轅

笮材各反音昨漢書西南夷傳自滇以北君長以十

數邛都最大自雋以東北君長以十數徙笮都最大

指衡湘而易組

衡山在今衡山縣西三十

里周禮職方氏荊州之鎮曰衡山寰宇記宿當翼軫度應璩衡故曰衡山湘水在衡州東源出廣西興安縣陽

海山流至分水嶺分

流北流者謂之湘水蓋范史之傳循吏僅十數人如桂

陽之有治聲乃二三輩

衡州漢初屬長沙國又分屬桂陽郡東漢長沙桂陽二郡隸荆

州范曄後漢書循吏傳魏颯字子產遷桂陽太守俗不知禮颯下車修庠序之教設婚姻之禮暮年邦俗從化

視事十年郡內清理災充字子河代颯為桂陽亦善其政教民種殖桑柘麻紵之屬勸令養蠶織屨民得利益焉許荆字少張遷桂陽太守郡濱南州風俗脆薄不識學義荆為設喪紀婚姻制度使知禮禁在事十二年父老稱歌徵拜諫議大夫卒于官桂陽人為立廟樹碑後漢循吏舉天下郡國三百餘年僅得十二人桂陽居其三而颯為稱首傳京房傳自詭效功師介子傳殺略三輩尚詭圖於後效古曰詭責也自以為憂責也期力企於前修有民人焉有社稷焉姑俟及瓜之

代孰主張是孰綱維是俾全啜菽之權

禮記啜菽飲水盡其歡斯謂之

考餘俱見前

揆厥所元豈知其自恭惟某官名垂宇宙

杜詩諸葛

大名垂宇宙

力負乾坤作室而厥子肯堂有偉相門之相

尚書

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孟嘗君傳相門必有相南史王訓傳訓召見文德殿上目送之謂朱

異曰可謂

相門有相**若金而用汝作礪是維功令之功**尚書若金用汝作礪

史記太史公曰余讀功令至于廣勵學官之路漢書請著功令注新立此條請以著于功令功令篇若今選舉

令**談笑卻萊人之兵**家語定公與齊侯會于夾谷獻酢既畢齊使萊人以兵鼓譟劫定公

孔子歷階而進以公退曰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君必不然齊侯心忤麾而避之於是乃歸

所侵魯之四邑**答係制單于之命**賈誼傳行臣之計請及汶陽之田必係單于之頸而制

其命伏中行**陰陽和而在內附何難外撫於四夷**王陵傳宰

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百姓之宜外填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上下交而其志**

同尤欲曲成乎萬物

易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

繫辭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

故如推鈍亦預甄收某敢不刻

骨藏恩指心誓報乃瞻衡宇快林鳥反哺之情

歸去來辭乃瞻

衡宇載欣載奔餘見前

當走京師窺槐龍顙面之拜

東坡詩日高黃繼下西清

風動槐龍舞交翠詳別見

代董通判

居誼

除知惠州謝丞相

佐州東輔偶計日以合符

三輔郡名前百官表注京兆在尚官前街東入故中尉府

馮翊在太上皇廟西入右扶風在夕陽街北入故主爵府長安以東為京兆長陵以北為左馮翊渭城以西為

右扶風
餘見前

乞郡南荒忽何天之從欲

說文何僂也徐鉉曰僂何即負何也爾雅

何鼓謂之僂鼓是何為負何也今負何字作荷又皆上去二聲而何但為誰何字矣

雖云小壘亦

出大鈞請裁狂簡之章少答生成之造伏念某蠢蠢書淺

學見鴈塔末科

古今詩話唐韋肇及第偶於慈恩寺鴈塔題名後人效之遂成故事宋張茂中

游城南記慈恩寺本隋無漏寺唐永徽三年沙門玄奘起塔初惟五塔磚表上心效西域窣堵波即袁宏漢記所謂浮屠祠也長安中推倒天后及王公施錢重加營建至十層其云鴈塔者天竺記達親國有伽葉佛伽藍穿石山作塔五層最下一層作鴈形謂之鴈塔嘉話錄謂張莒及進士第間行慈恩寺因書同年姓名于塔壁後以為故事按唐登科記有張台無張莒台于大中十三年崔鉏下及第馮氏引之以為自台始若以為張莒

則台詩亦有題名之說矣塔自兵火之後止存七層長興中西京留守安重霸再修之判官王仁裕為記長安士庶每歲春時遊者相屬熙寧中失火經宵塗圯皆剝而磚始露唐人墨蹟于是畢見今孟郊舒元興輩尚存其無聞後世者不可勝數互見前

自役俗吏之塵始習癡兒之了依蓮

何有薦屢剡於公車

俱見前

種秫既登政偶安於田里

陶潛

傳為彭澤令在縣公田悉令種秫穀曰令吾常醉於酒足矣

冒昧題輿之座聊息吾

黔見前解后越俎之庖偶調衆口

東坡詩醅醖不堪調衆口

煩需章之

交上冀渙渥之留中

俱見前

人豈不自知耶小才未容於

大用仕者行其義也分憂亦所以近君

孟浩然詩郎官舊華省天子命

分輒從五嶺之間乞乘一障而去俱見前 蹢蹢儀鳳鷁自

分於退飛

尚書鳥獸蹢蹢鳳凰來儀餘見前

蹢蹢墮鳶馬何辭於後殿

馬援傳當吾在浪泊西里間毒

鵝城斗大

惠州志飛鵝嶺在惠州南

氣熏烝仰視飛鳶蹢蹢墮水中

五里四面皆水水源自石埭山發西南而東逸嶺折而

過大通橋入于西湖郡以此名為鵝城方輿勝覽舊經

相傳有古仙放木鵝流而至于此因建城故至今稱為

鵝城僧曇秀來惠州見東坡坡曰山中人見公還必求

土物何以應之秀曰鵝城清風鵝嶺明月人人送與東

坡白鶴新居上梁文鵝城萬室錯居二水之間鶴觀一

峯獨立千巖之上夢歸惠州白鶴山居詩鵝城亦何有

偶拾鶴毳遺又鵝城見諸孫貧苦我為傷斗俗作蚪毛

氏曰考工記一豆注當作斗豆即古斗字左傳豆區鍾

釜當作斗後人誤作俎豆之豆讀之今俗書作蚪蓋訛

併耳餘

鯪穴淵深

鯪湖在惠州豐湖南小而深亦曰鯪池東坡云西新橋下舊名鯪湖蓋嘗

見前

有蛟鯪

飽惠州之飯讀淵明之詩茲亦奇矣

讀當作和山谷跋子

之類

瞻和陶詩詩云子瞻責嶺南時宰欲殺之飽喫惠州飯細和淵明詩彭澤千載人東坡百世士出處雖不同氣

味乃使渤海之民沾宣帝之化所願學焉

樊遂傳宣帝即位渤海左

右郡盜賊並起上以遂為渤海太守問何以息其盜賊遂對曰海濱遐遠不需聖化其民困于饑寒而吏不恤

故盜弄陛下之兵于潢池中耳

恭惟某官佐王經邦

周禮以佐王均邦國疏王不獨治故

云佐王尚書論道經邦孔傳經緯國事

量能授職雖馬勃牛溲兼收並蓄

何所不容

見前

然蠅營狗苟驅去復來奚其為政

送窮文朝悔其

行幕已復然蠅營
狗苟驅去復還

凡千內補悉與外除求仁得仁我則

異於是以德報德公其許之歟某尚遠成期敢忘政學

左傳子產曰僑聞學而後
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

一麾乃出守孰非大丞相之

恩庶民所以安願課良刺史之效俱見前

除武岡通判謝丞相

散人細滿干續食於本朝

莊子散人又惡知散本新唐書隱逸傳陸龜蒙字魯望居

于甫里不乘車升舟設蓬齋東書茶竈筆牀釣具往來時謂江湖散人南史宋文帝元嘉時守宰以六期為斷及宋末以治民之官六年過久乃以三年為斷謂之小滿齊武帝永明元年宋末以治民之官六年過久乃以

三年為斷謂之小滿而遷換去來又不能依三年之制
詔自今一以小滿為限武帝紀徵吏民有明當世之務
習先聖之術者縣宰物曲成特轉丞於支郡鼂錯傳削其支郡師

次續食令與計偕古曰支郡在國之四邊者也宋史職官志昔者興國初
詔廢支郡出于一時十國為連周法斯在一道署使唐
制可尋至若號令之行風教之出先及于府府以及州
州以及縣縣以鄉里自上而下由近及遠支郡之不可
廢也明矣宜復置支郡隸于大府韓詩漢刑支郡黜東
坡啓得請支郡備負屬城又重使一夫之不獲特捐支
郡以見收詎能希展足之驥賴未廢病賴之駒俱見前愧溢情

顏感踰分願伏念某平沉庸俗全抱拙疎骨相既屯乏

雲雷經綸之學

吳志虞翻字仲翔孫權以為騎都尉數犯顏諫爭權不能容又性不協俗多見

誦毀坐徙丹陽涇縣復徙交州翻別傳翻放棄南方云
自恨疎節骨體不媚犯上獲罪韓詩久欽江總文才妙
自嘆虞翻骨相屯易雲雷屯君子以經綸注君子經綸之時杜詩雲雷屯不已丘園自責非河

漢黼黻之文

易賁于丘園束帛戔戔疏丘園是質素之處于此施飾不華侈費用則所束之帛戔

戔衆多也劉峻廣絕交論舒向金玉淵海卿雲黼黻河漢猥蒙養士之仁濫綴教胄

之屬

謂國錄

經笥之嘲未發謫篋之惡已盈

俱見前

先生學

雖勤言雖多譽難酬毀

進學解先生學雖勤而不由其統言雖多而不要其中文雖奇

而不濟於用行雖修而不顯于衆

相國禮之過知之至罪止從疑

見前

奉叢祠

陳勝傳廣之次所旁叢祠中師古曰叢謂草木岑蔚處也祠神祠也

實為寬典掘

雲而破巒嶠歸尋黃獨之苗

巒音迭嶠音孽韻會巒嶠山高貌杜詩凌晨過驪山

御榻在巒嶠韓詩掘雲破巒嶠採月漉却泓注巒嶠山小而不安貌杜詩黃獨無苗山雪盛短衣數挽不掩脰

乘月而弄潺湲飽飲紅泉之水

紅泉在撫州府城西三十二里銅山下謝靈運

詩乘月弄潺湲又石磴寫紅泉

倏三周於歲籥

東坡集屢更歲籥

冒一問於化

甄茲蒙天恩俾貳斗壘都梁樂土

都梁城在武岡州東五里長沙定王子封

都梁侯國于此都梁山在武岡州東一百三十里都梁水出武岡州西南武岡漢為都梁夫夷二縣地詩逝將

去汝適彼樂土

巫水舊磻

柳文巫水之磻

崇寧拔縣而升軍甫百餘歲

宋崇寧四年以郡州疆境廣漠析武岡綏寧二縣置武岡軍

嘉定握僉而置倅方一

二員及瓜之戍雖遙種漆之謀有待

樊宏傳宏父重字君雲營理產業物

無所棄嘗欲作器物先種梓漆時人嗤之然積以歲月皆得其用向之笑者咸求假焉

威為龍蛇

恩為赤子當贊郡條

韓文以武則忿以憾以恩月積小而肆一以為赤子一以為龍蛇

不虺蜮大不鯨鯢仰憑國力

柳文武岡銘序由公之仁小不為虺蜮大不為鯨鯢

恩重事持不迺而遠

恭惟某官得聖之任為帝者師

張良傳以三寸舌為帝者

師東坡集才惟王佐學本帝師

父子繼世三公邁史丹仕漢朝之績

史丹

傳贊史丹父子相繼高以重厚位至三公丹之輔導副主掩惡揚美傳會善意雖宿儒達士無以加焉

明

良慶會六字紹越王輔孝廟之勲

宋史史浩傳浩治第鄞之西湖上建閣奉

兩朝賜書又作堂上為書明
良慶會名其閣舊學名其堂
鹽梅水火鼎寶惟和粉米

繡絺袞章亦別前

存竹頭於舸艦陶侃傳時造船木屑及竹頭悉令舉

掌之咸不解所以及桓溫伐蜀以
侃所貯竹頭作丁裝船詳別見

拾桐尾而宮商見前念

椎鈍之無他嘆陸沉之已久

莊子方且與世違而心不屑與之俱是陸沉者也注

人中隱者譬無水而沉儲光義詩王屋嘗遠遁
伊川復陸沉杜詩反朴時難遇忘機陸易沉

日日出

矣時雨降矣將令萬物之得宜

莊子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

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
其於澤也不亦勞乎

江漢濯之秋陽暴之寧忍匹夫

之不獲因其素出於門下使之姑試於治中某敢不滌

濯其心靖共爾位思稱屏星之重

俱見前

圖為杯水之清

隋書循吏傳趙軌為齊州別駕在州四年考績連最徵入朝父老相送者各揮涕曰公清若水請酌一杯水奉

餞軌受而飲之

魚尾既頰詎敢竭斗升於東海

頰音掣說文赤色也本作鯁詩

魴魚鯁尾王室如燬通作鯽左傳如魚鯽尾注魚勞則尾赤

烏頭可白儻或憐三匝

於南枝

燕丹子燕太子丹質於秦秦遇之無禮不得意欲歸秦王不聽謬言曰令烏白頭馬生角乃可

丹仰天嘆烏即白頭馬為生角秦王不得已而遣之餘見前

除武岡通判謝宣參政

繒

祝釐秩滿干續食於大鈞

釐說文福也封禪書文帝制曰祝釐者歸福于朕百姓不

與焉自今祝致敬母有所祈師古曰釐本字作福假借用耳音同僖武帝紀縣次續食令與計偕注令所徵之人與上計者俱來而縣次給之食

宥過恩深俾轉丞於小壘

尚書宥過無大得

逾券外

莊子券內者行乎無名券外者志乎期費山谷詩人生但安樂券外豈無力

愧益情

涯伏念某全蹈拙疎見謂庸俗

趙充國傳見謂忠謹

乾愁漫解初

非了事之癡

韓詩乾愁漫解坐自累與衆異趣誰相親餘見前

虛警空悲直坐

信書之誤

韓詩離離挂空悲戚戚抱虛警抑詩信書成自誤經事漸知非

偶蒙充範擢

糾成均

糾吉酉切察也謂為學錄詳見前

韓愈之赤箭之材徒勞晨入

進學解國子先生晨入太學又赤箭青芝詳別見

鄭虔荒蒼苔之屋端合早歸

杜詩先生早賦歸去來石田茅屋荒蒼苔

獲領叢祠

見上條

允為寬典青精可

飯居然乏大藥之資

杜詩豈無青精飯使我顏色好苦乏大藥資山林跡如掃學林新編

云陶隱居登真訣有乾食青精飯其法即南燭草浸米蒸飯暴乾其色青如蠶珠食之延年丹書抱陽山人藥證曰夫大藥者須鍊沙中汞能取鉛底金黃芽為根蒂水火鍊功深黃獨無苗聊爾託

長鑱之寄

杜詩長鑱長鑱白木柄我生託子以為命黃獨無苗山雪盛詳見前

三年於此

百念蕭然誰為推轂之言忽有題輿之命

並見前

青袍朝

士之最困遽借牙緋

杜詩青袍朝士最困者

黃紙除書之無名特

加齒錄

白樂天詩綠醅新酎嘗初熟黃紙除書到不知又紅旗破賊非吾事黃紙除書無我名王濬傳

有二孫過江不見齒錄沈佺期回波詞姓名雖尚俟數

年之戍亦強名半刺之官常清淨經吾不知其名強名曰道伏遇某官

弼亮天工辨章人物後漢書劉愷傳職在辨章百姓宣美風俗班固傳惇睦辨章之化洽

鄭玄注辨別也章明也元周密癸辛雜志人呼平章為辨章見尚書大傳第一曰辨章百姓百姓昭明史記則

又以為便章百姓韓文公袁氏先廟碑亦用辨章二字贊一氣洪鈞之橐籥音託

藥老子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注橐籥中空虛又能有聲氣覃萬間廣廈

之帡幪天地為鑪造化為工力扶公道江漢以濯秋陽

以暴洞見物情閱其嘗誨館下之諸生使之姑試治中

之別駕初無驥足之可展始見牛溲之不遺

俱見前

某敢

不銘骨鏤心

曹植責躬表臣自抱釁歸藩鏤肌刻骨抑文銘心鏤骨無報上天杜詩食恩暫齒芥

鏤骨抱酸辛

洗腸滌胃

南齊書竺景秀以過繫作部荀伯玉曰使得自新必吞刀割腸飲灰洗胃

帝釋之

七年之病三年之艾未容急祿以代耕百畝之田

五畝之桑且合力田而報國

除武岡通判謝葛僉書

洪

奉祠秩滿學干祿於天朝

韓文流聲實于天朝

起廢恩深轉為丞

於斗壘

史記太史公自叙春秋補敝起廢抑文今茲是州起廢者二焉東坡詩今年聞起廢山谷詩諸

公起廢
自林泉

自匪推當時之轂何由題仲舉之輿拜渥自天

歸恩有地伏念某材真無似命亦不猶

並見前

糞壤孤豚

初豈願犧於太廟

史記莊子傳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太廟

當是之時雖欲為孤豚豈可得乎韓詩孤豚眠糞壤不慕太廟犧糞壤二字出此

榆枋斥鷃抑

難附鳳於高岡

莊子我決起而飛搶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又斥鷃笑之言附鳳

翼詩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

弗能藏畔以自埋

莊子是自埋于民自藏于

時注修田農之業是隱藏于隴畔

猥取入朝之見妬

鄒陽傳女無美惡入宮見妬士無賢

不肖入朝見嫉

館下之誨言未既粗免嘲師

見前

臺中之評品為

傾渠能原毀

昌黎言歲臺中之評人反以汝為傾又有原性原毀等篇

兩年雲卧

鮑昭

詩雲卧恣天行謝靈運詩披雲卧石門杜詩雲卧衣裳冷李詩雲卧游八極又雲卧從所適又雲卧歸丹壑又

雲卧起咸爭

百念冰銷負米為身飽只增於多感

杜詩負米晚為身每

食臉必泣

析薪無子賤亦覺其有涯任諸公臺省之登甘此

士江湖之落

並見前

獨嘗侍夫子之履舄

舄履也古今注以木置履下乾

腊不畏泥濕故曰舄三禮圖複下曰舄單下曰履

頗辱知小人之肺肝方通國

稱匡章之非乃逢人說項斯之善士固伸於知己況受

殊知身未可以許人詎容弗許伏遇某官四朝元老一

代真儒

並見前

自治治人所學皆周孔之學

法言先自治而後治人之

謂大器韓詩生平企仁義所學皆周孔

先覺覺後斯民即堯舜之民從容

取日於虞淵

呂溫狄梁公立廬陵王傳贊取日虞淵洗光咸池潛授五龍夾之以飛於休梁公社

稷之臣濡迹應變與唐屈伸妖虹橫天鳴牝專晨獨立大道指南生人

談笑作霖於商野

耆壽俊在服精神真足以折衝

尚書罔或者耆壽俊在厥服李尋傳本疆則精神

折衝救寧武圖功夙夜密陪於基命

尚書以于救寧武圖功孔傳翼佐我周用

撫安武事謀立其功詩夙夜基命宥密注基始命信宥寬密寧也早起夜卧行寬仁安靜之政

獨念江

濤之如此深思人物之眇然

並見前

與其倚信於詐忠

張湯

傳狄山曰臣固愚忠若御史大夫湯乃詐忠

不若收羅於戇直

汲黯傳甚矣汲黯之戇也

又汲黯之正直賈捐之傳置之爭臣則汲直

留何蕃於太學昔誰從祭酒之

言

昌黎何蕃傳太學六館之士百餘人以蕃之義行言於司業陽先生城請諭留蕃於是太學闕祭酒會陽

先生出道州不果留

處士元以治中今端出將軍之力有感在此

無謝得乎某敢不銘鏤殊私激昂晚節且忍饑而待斃

俱見前

無乞酒而厭漿

袁子正書太歲在酉乞漿得酒

不利走趨梅福難

班於文石

韓文佩玉長裾不利走趨梅福傳願壹登文石之陛

尚能拜起李臯願

踔於武岡

黃霸傳許丞廉吏雖老尚能拜起送迎正頗重聽何傷韓文曹成王碑國良以武岡叛正

以討良為事從一騎蹕五
百里抵良壁盡降其軍

代衛太社

撲

除袁州通判謝丞相

袁州秦屬九江郡漢屬豫章郡

孫吳及晉兼屬安成郡隋於宜春縣置袁州因袁山為名大業初改為宜春郡唐初復置袁州屬江南道開元間屬江南西道天寶初復為宜春郡乾元初仍為袁州宋因之互見後

徼恩改秩義難社下之留乞闕養親許待治中之次川

數密藏其汙疾幘幪曲免於震凌終始生成後先超躡

全出大鈞垓北之造請陳小子狂簡之章伏念某天巧

素慳地寒寡挾父書是讀願再續於世科

並見前

門蔭可

羞空屢偕於計吏

宋史選舉志真宗大中祥符二年以門蔭授京官年二十五以上求差使

者令于國學受業及二年審官院與判監官考試其業乃以名聞

崎嶇三仕蹉跎七階

選人七階廸功修職從仕從政文林儒林承直詳見前

獨蒙公相之憫憐

宋朱或可談云

祖宗故事宰相呼相公節度使帶開府儀同三司元豐官制前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亦呼相公謂之使相三公正真相之任呼公相尚書改令廳為公相廳蔡京首以太師為公相其子攸自淮康軍節度使除開府儀同三司遂父呼公相子呼相公時傳京父子入侍西宴上云相公公相子京對云人主主人翁其際遇如此老學菴筆記菴京為太師賜印文曰公相之印因自稱公相童貫亦官至太師都下人謂之姬相杜牧詩我家公相家劍佩常

不翅子姪之覆育燕巢於幕方欣得近於樓臺

丁當

魚潛在淵敢望上污于池沼乃辱綴太常之屬亟令脫

小宰之銓

並見前

計校平生擢髮固難於數罪

韓詩計較平生事殺

却理亦宜范睢傳擢賈之

躋攀分寸吹毛宜速於求疵

韓詩躋攀分寸不可上前漢書有司吹毛求疵後漢書杜林傳吹毛索疵詆欺無限四子講德論莫不肌栗懼

伏吹毛求疵牽牛自分於奪牛失馬敢期於得馬適嚴

益施螫毒

君之引疾從神圉而祝釐

並見前

懷眷戀庭闈之情欲甘

啜菽

禮記啜菽飲水盡其歡斯謂之孝注菽大豆也熬豆而食曰啜啜菽飲水以菽為粥以常啜之飲水

更無餘物

願出宰山水之縣少俟及瓜

韓詩出宰山水縣讀書松桂林

忽蒙一陶之仁超陞半刺之任

並見前

宜春多勝益具見

韓昌黎之詩

韓詩莫以宜春遠江山在勝遊

爾袁得賢亦足考李泰伯

之記

李泰伯袁州學記今代遭聖神爾袁得賢君俾爾由庠序踐古人之跡

詎應伐輻

詩坎

坎伐輻兮冥之河之側兮注坎坎伐檀聲輻檀輻也君子不得進仕坎坎然身自斲伐檀木欲以為輪輻之用

猥玷題輿收之沸湯烈火之中分以清風明月之寄子

來幾日我有二天伏念某官心契禹臯道侔伊呂書汾

陽二十四考事方半於古人取河朔一百餘州功已高

於今日璇璣密運而屢躋豐稔寶玉來歸而重見泰平

寧宗嘉定十三年鎮江副都統翟朝宗以恭膺天命之寶來獻詳見前時惟萬世永賴之

功尚恥一夫不被其澤老老幼幼皆重費於保全

東坡集顧

已于時齟齬于人費力保全子子孫孫將奚為而報稱某敢不銘恩

鏤膺圖報誓心肉骨之卵翼之可坐須於泥軾

左傳所謂生死

而肉骨之也又勝如卵予翼而長吹噓是披拂是尚終

託於化鑪

見前

除兩浙運幹謝丞相

掃門執贄曾干相國之知

見前

得闕登畿俾贊使家之畫

選詩結綬登王畿韓詩州家申名使家抑

免待及瓜之次足寬索米之憂頓

令小人之屬饜實感大鈞之塊北伏念某學落不殖器

窳無竒

並見前

一科玷鄉老之賓

周禮地官司徒卿大夫之職三年則大比攷其

德行道義而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衆寡以禮禮賓之三仕作諸侯之客

杜詩甫也諸侯老賓客又早作諸侯客

鉢心擢胃僅成抽黃對白之文

貞曜

先生墓誌其為詩劇目鉢心刃迎縷解鉤章棘句指擢胃腎神施鬼設間見曾出乞巧文抽黃對白吟呀飛走

歷井捫參安識泛綠依紅之樂

見前心胃井參四宿名

既脫岷峨

之險

岷山在成都之西青城山是也峨山在成都西南峨眉山是也

復罹羸博之悲

禮記

延陵季子適齊於其反也其長子死葬於
贏博之間注贏博齊地今泰山縣是也

兩年甫詣於

選曹百拙難營於近祿獨蒙三握髮之遇許垂一舉手

之恩

並見前

嚴徐奮飛共勸枚臯之且恣

韓詩東馬嚴徐已奮飛枚臯即

召窮且恣

歸張嗟悼或疑東野之無成

韓詩況承歸與張二公迭嗟悼青冥送吹

噓強箭射魯縞胡為久無成更以歸期告

適聞掾屬之虛實在神臯之近選

實為地之奧區神臯注神者美言之澤畔曰臯

冒為治躍

見前

便辱陶成滿腹飲

河止冀斗升之水

莊子偃鼠飲河不過滿腹又豈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

舉頭見

日乃依尺五天

韓詩舉頭看白日泣涕下沾襟杜詩爾家最近魁三象時論同歸尺五天

公自注俚語曰城南韋杜去天尺五

祿足代耕政堪學製十年出幕或笑

未了公事之癡

杜詩十年出幕府自可持旌麾傳咸傳生子癡了公事詳見前

三命循

牆可無不入帝城之恨

陳咸傳王音輔政信用陳湯咸數賂遺湯予書曰即蒙子公力

得入帝城死不恨餘見前

孰披拂是遂濟登茲

並見前

恭惟某官坤厚

承天

易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又至哉坤元乃順承天

謙平稱物

易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

多益寡稱物平施

作典寶於俘寶之日共知出伊尹之功

書序夏師

敗績湯遂從之遂伐三腰俘厥寶玉義伯仲伯作典寶詳見前

書得玉於竊玉之餘益

足表魯公之德

春秋定公八年冬盜竊寶玉大弓九年夏得寶玉大弓左傳書曰得器用也凡

獲器用曰得得用焉曰獲史彌遠封魯公按宋史寧宗嘉定十五年春正月御大慶殿受恭膺天命之寶詳見

前不然肅慎底貢之舉國語昔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八蠻肅慎氏貢楛矢石弩以分

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侯于陳曷在君奭為保之時史記召公為保周公為師帝於

一二日之幾誕敷文德尚書帝乃誕敷文德公其億萬年之敬肅

將祇歡尚書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又公功肅將祇歡必令四夷之來王亦

惟九德之咸事賜之大禮之過知之至豈終捐已鑿之

桐視所以觀所由察所安姑使作向陽之木並見前所慚

小物尚書克勤小物亦累曲成繫辭曲成萬物而不遺某敢不欽乃攸司

尚書欽乃攸司慎乃出令

事從其長

周禮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

合東西而瞻

使節思漕波尺地之通

杜詩川合東西瞻使節韓詩通波非難圖尺地易可漕

敬

蚤夜以從祝規俟洪鈞一氣之轉

昌黎送石處士序先生起拜祝辭曰敢不

敬蚤夜以求從祝規於是東都之人咸知大夫與先生果能相與以有成也

除兩浙運幹謝俞樞密

應符

十年幕府公事未了於癡兒

見上條

千里邦畿幹譽又思

於滄父

易幹父之蠱用譽注以柔處尊用中而應承先以斯用譽之道也韻會滄音與振同吳人罵楚

人曰滄晉陽秋云吳謂中州人曰滄左思傳此間有滄父欲作三都賦廣韻楚人別種

不失依蓮

之職足寬索米之憂一陶甚恩三沐以謝恭惟某官基

命夙夜勩相國家牧寧武圖功茂展同寅之略任舊人

共政共期先甲之孚迺寧人遺寶之休受匈奴奉珍之

賀

並見前

俾予從欲以治玄圭足可以告功

尚書禹錫玄圭告厥成功

惟公克成厥終大器益思於自治

法言先自治而後治人之謂大器

昆

夷喙矣烝徒楫之思無競之維人圖有辭於永世

並見前

伏念某百無象

似曾南豐詩溪愧似薄材無象肖

獨有鴛庸已知咋舌

以悔狂

史記灌夫傳薛舌自殺注薛蠶也

無敢刺口而論事

韓詩彼皆刺口論世

事有力未詎意贊木牛之運前見乃猶用芻狗之陳莊子

免遭驅使狗之未陳也盛以篋衍中以文繡尸祝齋戒以將之及其已陳也行者踐其首脊蘇者取而鑿之而已城

南巷窮漫云去天之尺五韋曲杜鄠近長安諺曰城南韋杜去天尺五山谷詩城南

窮巷有佳人不索賓即常晏食江西轍涸亦惟乞水之斗升然或蒙二

三執政之知猶可備八百除吏之數並見小枝卷曲而

不中詎容詰匠氏而杙楹莊子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其小

枝卷曲而不中規矩立之塗匠者不顧韓文是所謂詰匠氏之不以杙為楹杙槩也楹柱也杙小而楹大大

鈞塊圯而無垠儻或陶河濱之苦窳史記舜陶河濱河濱器皆不苦窳

否則安倉庫之氏

王嘉傳孝文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以官為氏倉氏庫氏則倉庫吏之後

也言為

亦願甘盆盎之中

簡齋詩盆盎三年裡詩篇四海傳注晁無咎謫監信州酒

監倉

日和東坡梅花詩落身麴蘖盆盎裏晨對梅花無酒溫言監海務

客燕差池曾辱捲簾

之顧

杜詩秋燕已如客餘見前

病駒局促更希膏鬣之恩

河東起廢答或膏其

鬣或顧其雕御夫盡飾然後敢持詳見前

代衛機宜

撰

謝史丞相

偕計吏於外臺未能拾紫

後漢書謝夷吾傳尋功簡能為外臺之表晉書陳顯傳刺

史銜命國之司閒曹於內幕乃使奉親拔之墨水之餘外臺餘見前

開寶通禮北齊朝會儀諸郡守勞訖遣陳士儀字有謬誤及書跡濫劣者必令飲墨水一升杜氏通典北齊選舉多沿後魏之制其課試之法字有脫誤者呼起立席後書有濫劣立飲墨水一升東坡詩麻衣如再着墨水真可飲注梁試進士不中程者飲以墨水付以青氈之舊請裁小牘少謝大

鈞並見前

惟國家重謀帥之權

左傳晉謀元帥

故子弟許主書之

辟豈惟機事

繫辭幾事不密則害成

宜有司存亦將培德而蓄材

欲使象賢而趾美

韓文若既自克自敬勤及先人存趾美成進士

當建炎多壘

之日實等諮謀洎紹興偃革以來始逃僉擬

高宗建炎四年改元

紹興似若取禾於不稼

詩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

然當肯播于厥畱

尚書厥父菑厥子
乃弗肯播矧肯獲

如某者百拙無堪一愚自信恥襲懷

繡之簪笏妄希弓冶之箕裘豈知下俚之音

並見前

不中

儀曹之度

六典魏晉宋齊梁陳後魏北齊有儀曹郎鄭谷詩小儀澄澹轉中儀禮記用器不中度不

粥于市兵車不中度不粥于市

能門有矜式也獨無君貺之科

宋史王拱辰字

君貺開封咸平人元名拱壽年十九舉進士第一仁宗賜以今名

有司豈枉我哉姑利

齊生之器

昌黎送齊皞下第序齊生之兄為時名相出藩于南朝之碩臣皆其舊交齊生舉進士有

司用是連枉齊生齊生不以云乃曰我之未至也有司其枉我哉我將利吾器而俟其時耳

欲返邯

鄆之步

莊子子獨不聞夫壽陵餘子之學行於邯鄲與未得國能又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歸耳注邯

鄧趙更爲湘水之行適侍親闈既移他鎮姑求筦庫之

節以慰倚門之思

見前

敢意甄收曲加器使猥從新府

王勃

滕王閣詩序南昌故郡洪都新府

復得舊除畫棟朝雲此非吾事

王勃滕王

閣詩畫棟朝飛南浦雲珠簾夕捲西山雨

短檠夜雨適與心謀

韓詩長檠八尺空自長短

檠二尺便且光此時提携當案前看書到曉那能眠

不勞奔走於顏行

嚴助傳逆執事之顏

行文穎曰顏行猶雁行在前行故曰顏也師古曰行胡郎反

勝可周旋於膝下碧幢

整暇更無可奉之文書綵服雍容此外何求於造化

杜詩

綵服日向庭闈趨又朝夕高堂念應宜彩服新

茲蓋伏遇某官道先民覺忠結

主知嶽立八年

李詩多君秉古節嶽立冠人曹

淵澄百揆收公道於廟

堂之上用必惟人散和氣於宇宙之間動無棄物遂令

太史馬牛之走

前見

來觀旌陽雞犬之飛

許遜字敬之汝南人舉孝廉拜

蜀旌陽令尋以晉室替亂棄官東歸以東晉孝武帝太康二年八月一日於洪州西山舉家四十二口拔宅上

昇雞犬亦隨飛去

某敢不增所未能求為可貴孝友施政當思

令德之君陳

尚書君陳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

法令為師肯作

無能之薛惠

薛宣傳宣子惠為彭城令宣從臨江遷至陳留過其縣宣心知惠不能留彭城數日

終不問惠以吏事惠自知治縣不稱宣意遣門下掾送宣至陳留令掾進見自從其所問宣不教戒惠吏職之

意宣笑曰吏道以法令為師可問而知及能與不能自有資材何可學也衆人傳稱以宣言為然

代衛機宜

撰

謝陳憲

天宜

贅員内幕漫為寸祿之謀

左太冲詩外望無寸祿內顧無斗儲

受察外臺

忝與一人之數

平原君傳今少一人願君即以遂備員而行矣韓文朝取一人焉拔其尤餘見

前可無竿牘自達姓名伏念某學未之方仕非能信

其佔畢頗不後于衆人

並見前

觀我朶願終未聞于大道

易舍爾靈龜觀我朶願象曰觀我朶願亦不足貴也注朶願爵也朶是動義靈龜喻已之明德朶願謂朶動之

願以爵物喻貪憚也

屠龍有志

見前

畫虎何功

馬援傳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

無欲清遂強隨於計吏

莊子吾食也執粗而不臧爨無欲清之人吾今朝受命而夕飲

冰吾其內熱與注對火而不思涼明其所饌儉薄也所饌儉薄而內熱飲冰者誠憂事之難非美食之為貨

不中度竟見黜於儀曹

見上條

姑求筦庫之官以慰倚門

之望敢圖申令復使主書臺隍枕夷夏之交有嚴屏翰

王勃滕王閣詩序臺隍枕夷夏之交賓主盡東南之美

戶庭得湖山之外亦簡文

書

韓文公修于庭戶數日之間而人自得于湖山千里之外

姑從容膝下之歡且增

益胷中之學幸孰大此端有由然恭惟某官器宇浚明

風猷凝遠自其不辭小官於州縣已具可以大受之規

模模通作募說文規也韻會規倣也鄧展曰若畫工規模物之募韋昭曰正圓之器曰規

募者如畫工未施采事募之矣師暨宅牧于南交尚書

古曰取喻用募謂立制垂範也

乃牧果馳聲於北闕北山移文馳聲九州牧高帝紀

南嚮而上書奏事謁見之徒皆詣北闕公帝念江右俗

車司馬亦在北馬是則以北闕為正門也

近嶺陬非得持斧之繡衣武帝紀遣直指使者暴勝之

莫戢弄兵之赤子龔遂傳陛下赤子弄陛下濡轡甫驅於

駱馬詩六轡如濡又我馬維埋輪已驚於豺狼張綱傳

年遣八使循行風俗餘人受命之部而網獨埋其車輪

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龔質涉切音與浙

六探準

四十七

同說文失氣言也張湯傳羣臣震讐或作攝

翠羽浮雲便作絳宮之想紅旗

破賊即觀黃紙之除

白樂天詩紅旗破賊非吾事黃紙除書無我名

某有愧伐

擅之官

詩事伐擅刺貪也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君子不得仕進焉

莫施橫草之力

見前

尚徽餘芘惠及閒曹子弟亦何預人聊復爾耳

謝玄傳謝

安嘗戒約子姪因曰子弟亦何預人事而正欲使其佳玄答曰譬如芝蘭玉樹欲使其生於庭階耳阮咸傳未能免俗聊復爾耳

孝友是亦為政幸卒教之

代衛機宜謝樓提舉

起同前

恭惟某官昭代儒宗

杜詩昭代麒麟閣何人第一功劉向傳仲舒為世儒宗師丹傳丹經

為世儒宗德為清朝壽俊李詩更奏精神灑落光風霽

月之標

張九齡詩灑落出重雲山谷濂溪詩序春陵周茂叔人品甚高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

翰

墨淋漓貯霧含雲之筆

柳河東楊尚書寄柳筆詩截玉鉞錐作妙形貯雲含霧到南溟

自三年之博士

韓文三年博士冗不見治

盍旬日以封侯

車千秋傳千秋無他

材能術學又無伐閱功勞特以一言寤意旬月取宰相封侯世未嘗有也

行莫為乎王留去

孰如於公猛兩轡焜燿久游康樂之城

謝靈運封康樂公為臨川內史

六轡委遲遂訪右軍之宅

詩四牡騤騤周道倭遲倭本作委於危反倭遲歷遠之貌

王右軍宅在撫州府治東即今府學是也

散積倉於南畝蘇涸轍於西江皇

華寧久於馳驅清切即司於獻納

並見前

代衛機宜謝陳知府

起同前

恭惟某官天韻浚明風猷膚碩早參諸彥孰如棠棣之

華

杜詩入幕諸彥集

徧閱後生不起積薪之嘆民庸既茂朝績

亦高居然專城尚此斂惠田疇之成子產既永歌之

並見

前朝廷之知弱翁行且召矣

魏相傳遷揚州刺史考案郡國守相多所貶退相與

丙吉相善時吉為光祿大夫予相書曰朝廷已深知弱侯治行方且大用矣願少慎事自重藏器於身相心善

其言為

霽威嚴

代王支鹽謝丞相

定辟差

投光範之書方委身於鑪錘

鍾主藥切鍛器壯子在鑪錘之間

從英蕩

之辟許效役於牢盆

周禮以英蕩輔之注蕩當為帑謂以函器盛此節或曰英蕩畫函漢

食貨志募民自給費因宮器作鬻鹽官與牢盆蘇林曰

牢價直也今世人言顧手牢如淳曰牢廩食也古者名

廩曰牢盆鬻鹽盆也劉禹錫崔公倕碑公幹池

鹽于蒲修牢盆謹衡石煎和既精斂散乃盈

既無待

闕之淹又有便家之樂小人屬饜足以行矣大均塊北

於是見之伏念某赤城迂儒白屋賤士

並見前

徃歲從獨

湖之學難強附於同門中年題慈恩之名偶適逢於當

軸田千秋傳贊當軸處然雖生三台之下未及望六符

之光

東方朔傳願陳泰階六符注泰階三台也每台二星六符六星之符驗也

供簿四方師

友粗稱其愿慙貳令一邑臺府過謂之廉勤其如通籍

之章難及守株之士

並見前

百拙自安於到部諸公或勸

其千堂馬勃牛溲妄作兼收之想

見前

龜毛兔角理無速

就之期

書云商紂之時蔡生毛毚生角童謡曰彼毛者貂而龜也毛彼角者鹿而兔也角占者謂干戈

將起尋果有武王之事述異記商紂時大龜生毛兔生角兵甲將興之兆山谷詩截斷中流爭一句不離兔角

與龜毛東坡詩刮毛龜背上何時得成龜

姑安轅下齒齷之蹤

見前

往守海瀕

廣斥之權

尚書海濱廣斥厥貢鹽絺孔傳濱涯也言復其斥鹵疏鹵鹹地也東方謂之斥西方謂之

鹵頗聞此職本亦在遴選之中偶遂爾私竑端出曲成

之賜感恩厚甚無謝可乎伏遇某官世濟王勳

周禮司勳王功

曰勳注輔成王業若周公

家傳相業從容而飪百度談笑而羈四夷

斷度收羅細桷大杗之各得

柳文然後斷度收羅稍危顛芟繁柯乘水潦之波以

入于河而流焉韓文大木為杗細木為桷各得其宜施以成室者匠氏之工也

滌濯剗硤精金

頑礫之自分

剗楚簡切削也硤通作甄楚兩切說文磋垢瓦石以碎瓦石去垢韓文濯滌剗硤磨

滅瑕垢

每隨物以賦形常量能而授職憐其乏泛水依紅

之質

前見

姑且贊熬波出素之司

南史張融傳融作海賦文辭詭激以示顧顗之

顗之曰卿此賦實超玄虛但恨不道鹽耳融即求筆注曰漉沙構白熬波出素積雪中春飛霜暑路

庶羨

地征

周禮以土均之法辨五物九等制天下之地征以作民職以令地貢以斂財賦以均齊天下之政

無棄天產

周禮以天產作陰德以中禮防之以地產作陽德以和樂防之鄭注天產者動物六牲之

屬地產者植

物九穀之屬某敢不謹司倉廩平用權衡舉膠鬲於魚

鹽之中敢妄希於尺寸活禦寇於鮒輟之內當知感於

斗升

並見前

回諸郡賀成都漕

弄半輪之月正慙俛首以為眉

李詩峨眉山月半輪秋影入平羌江水流觀

一道之風猥使強顏而將指

見前

蕭然疲役莊子蕭然疲役而不知其

所歸可不哀耶注蕭音檢志貌疲病困之狀凡物各以其所好役其形骸至于疲困蕭然不知所以好此者歸

于已云何也杜詩疲蕭

苟懷策又疲蕭煩親故

畏此簡書見前未敢驅六轡之絲

詩六轡如絲傳言調恣也

已蒙褒一字之褒恭惟某官溫恭為德豈

弟宜民飛紫馬之英聲

杜詩使君騎紫馬注謝靈運守永嘉人曰騎紫馬者太守也按

謝靈運事不見正史蓋附會也

奉黃龍之寬詔

宣帝紀黃龍元年詔曰朕既不明數申詔公卿

大夫務行寬大順民所疾苦將欲配三王之隆明先帝之德也

平生無襦今五袴已騰

蜀郡之歌

見前

勉勵增秩賜千金即拜漢庭之璽

循吏傳序二千

石有治理效輒以璽書勉一增秩賜金或爵至闕內侯

有憐濩落俾效轉輸自非

送上之吹噓安得暗中之摸索

並見前

某終慙非據亟已

引辭投以木瓜愧乏衛人之厚報

詩序木瓜美齊桓公也衛國有狄人之敗

出處于漕齊桓公救而封之遺之車馬器服焉衛人思之欲厚報之而作是詩也

集于苞栩但

深周道之懷歸

詩肅肅鵠羽集于苞栩又四牡騤騤周道倭遲豈不懷歸王事靡盬我心傷悲

回諸郡通判賀除成都漕

守藩支郡曾徵牧御之才出節本朝忽冒轉輸之委方

免章之需報辱慶犢之鼎來

並見前

或承之羞不知所賀

左傳子文治兵于睽終朝不戮一人子玉復治兵于蔿終日鞭七人貫三人耳國老皆賀子文為賈尚幼後至不賀子文問之對曰不知所賀子玉子文所薦賀者賀其所舉得人蓋謂子文略而子玉詳也不知所賀策其必敗互見後伏惟某官材優世濟學本躬行宜澤佩以登朝

暫題輿而佐嶽

陳子昂表題輿佐嶽無展驥之能

車蓋一丈詎容緹屏

之淹

黃霸傳賜車蓋特高一丈別駕主簿車緹油屏沉于軾前以章有德

風月平分行膺

佩刀之贈

晉書王裁傳裁覽之子導之父初呂虔有佩刀工相之以為必登三公可服此刀虔謂祥

曰苟非其人刀或為害卿有公輔之量故以相與祥臨薨以刀授覽曰汝後必興定稱此刀覽後奕世多賢才

興于江左某自惟骭髀趙壹傳伊優北堂上骭髀倚矣餘見前門邊注骭髀高亢倅直之貌曷

稱馳驅流馬木牛冀選管蕭之亞諸葛武侯傳評可謂識治之良才管蕭之

亞匹矣湖魚數獸願亟歸濠濮之間濠濮二水名莊子與惠子游濠梁水

上又釣于濮水世說簡文入華林園顧謂左右曰會心處不必在遠翳然林木便自有濠濮間想覺鳥獸禽魚

自來徒勤繭幅之遺法書要錄王羲之蘭亭序用蠶繭紙鼠鬚筆北戶錄晉宋間有一種

紙長丈餘就船抄之世謂繭紙莫效貂襜褕之報張衡詩美人贈我貂襜褕何以報之明月珠

回諸郡教授賀除成都漕

對月半輪愧無治狀唐穆寧剛正為侍御史及為廣州刺史治有狀拜太子諭德餘見前

觀風一道忽玷恩除已控懇辭力祈俞允敢意三鱣之

席

揚震傳有冠雀銜三鱣魚飛集講堂前都講取魚進曰蛇鱣者卿大夫服之象也數三者法三台也先生

自此升矣見貽雙鯉之書伏惟某官夙挾天葩早收地芥朋

來游夏共師夫子之循循道出義皇不羨諸公之衮衮

並見前

堂下不嫌于繫馬

杜詩廣文到官舍繫馬堂階下

海中即佇於掣

鯨

杜詩式看翡翠蘭茗上未掣鯨魚碧海

中行題千佛之名徑上三神之島

某自憐芻狗詎稱木牛

並見前

美人琅玕良感草木之吾

味

張衡詩美人贈我金琅玕何以報之雙玉盤餘見前

愛我藥石幸毋金玉乎爾

音

左傳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疾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夫石猶生我疾之美其毒滋多詩母金玉爾音而

有遐心

回諸司屬官賀除成都漕

再乘一障慙無牧養之功

張湯傳居一障間又迺遣山乘障韓文下猶取一障而乘

之分察六條猥被將輸之命已力申於茲避何誤辱以

謙施伏惟某官仕與學優美由世濟羅而致幕下便覺

羣空錐之處囊中即觀穎脫

並見前

鴻儀有漸

易鴻漸于陸其羽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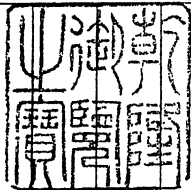
用為

鵬怒斯飛

莊子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

某已控需

章可還節傳集于苞栩籲天但切於懷歸投以木瓜厚
誼更漸於匪報並見前



四六標準卷八